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辨疑卷四

唐　陸淳　撰

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左氏曰鄭不朝也趙子曰若以國事見執據例當稱行人

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書甚佞也言微者不當書特為佞書也趙子曰諸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特書此佞蓋

不知不命大夫被執亦當書之故造此義爾穀梁又云為下文起本趙子曰若執猶不書奔何足書乎亦無理若為來魯則書但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何假先書之

齊人殲于遂

穀梁曰此謂狎敵也趙子曰此說乃譏其不善用兵爾恐非教迹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啖子曰據書曰追明不覺其

來已去而追之爾直言事實有何諱乎

公羊曰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為中國追也穀梁云不言戎伐我不使戎邇於我按言追明已去而逐之不言侵伐不覺其來爾無他義

公穀又云言濟西者大之也按書濟西譏遠追爾言大亦無義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不以難邇我國也趙

子曰春秋例內以異外豈為私情生文此太煩碎

莊二十年齊大災

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啖子曰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若以大災為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

莊二十二年肆大眚

公羊曰始忌眚也啖子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忌眚有何義乎

穀梁曰為嫌天子不許之埜趙子曰按當時天子微弱

魯肯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毋罪豈為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凳毋肯有所忌赦自赦爾凳自凳爾事不相關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穀梁云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按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非謂責其外交則去使字也

公至自齊

公羊曰桓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按

凡公行反告廟則書桓會不致有何義乎穿鑿甚矣且按會桓公而反書至又多矣

荆人來聘

公榖皆云稱人進之也啖子曰若言荆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以成文義爾無他義

公及齊侯遇于榖蕭叔朝公

公羊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按為其行朝禮遂言朝爾非為在外榖梁云朝於廟於外非正也趙子曰若於

國中而不於廟乃為非禮若於境外如何求廟乎且諸侯朝於四岳之下亦豈得求廟乎

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

公羊曰親迎禮也按合禮則常事不書故知穀梁譏逆於齊是也

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啖子曰以義不當入故言入爾有何難乎

曹羈出奔陳

公羊曰曹羈者曹大夫也按曹羈者義同鄭忽爾云是大夫非也

赤歸于曹郭公

公穀皆云赤者葢郭公也趙子曰赤者曹公子也郭公自是闕文其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

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嘉之故不名啖子曰聘者常事有何可嘉故知

穀梁云天子之命大夫是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公羊曰求乎陰之道也趙子曰凡在此例皆失禮乃書若言求陰之道乃是得禮與例相反矣又云以朱絲營社趙子曰據禮書無此文故不取此

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按左氏例是故不取此

伯姬歸于杞

穀梁曰不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不言逆者夫自

逆常事故不書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公羊曰于社禮也按左氏例近是故不取此說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衆也趙子曰曹小國也唯有二卿何足為衆又曰曷為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趙子曰假如不死節豈有舉國盡殺之乎

穀梁曰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趙子曰按例不命大夫

被殺皆書名

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穀梁曰於是授之諸侯趙子曰按十六年已霸何待此時又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趙子曰按經文不殊何以分別並無理凡征伐則兵車修好則衣裳大例皆然何獨桓公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羊曰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季子之私行也啖子

曰大夫適他國會大夫葬惡也書之適足以加惡何名

適其私行乎

穀梁曰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按春秋前後無有虛設其事以為義者且書葬之意直

譏季友之行爾彼是陳國大夫安得書其卒乎

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公羊曰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注云伐人者為客見

伐者為主趙氏曰夫文字本以記分别令同其文誰能

了之又曰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按例皆以被伐為主又何解乎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按經文成列而戰矣何名未得師乎穀梁曰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微之趙子曰衛稱人者罪其逆王拒大國以取敗特異其文爾微之有何義乎

冬築微大無麥禾

公羊曰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啖子曰築微冬之初也無麥禾歲

終諸穀皆入而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關諱乎

穀梁曰冬築微山林數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啖子曰此當施於築囿之下不宜濫在此又曰大無麥禾者有顧之辭也按大者言其甚也如大災大水之類稱有顧如何為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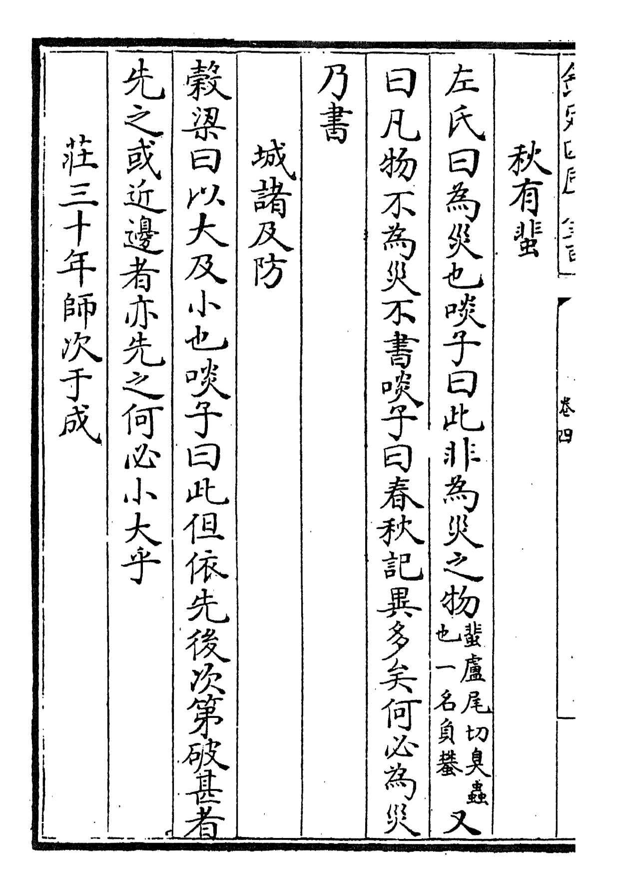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氏曰禮也趙子曰據諱是譏諱謂不言公使非善之也

穀梁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趙子曰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廐

左氏曰新作延廐趙子曰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廐不當云新也又傳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分秋分也啖子曰此説亦非馬雖出入有時廐何妨農隙修之



秋有蜚

左氏曰為災也啖子曰此非為災之物蜚盧尾切臭蟲也一名負蠜又曰凡物不為災不書啖子曰春秋記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

城諸及防

穀梁曰以大及小也啖子曰此但依先後次第破甚者先之或近邊者亦先之何必小大乎

莊三十年師次于成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趙子曰據齊霸已成魯為之弱何敢議救葢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故不行爾然疑事毋質但當存而勿解爾

齊人降鄣

公羊曰鄣者何紀之遺邑也啖子曰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有一邑之民而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故鄣自是小國爾

郕紀叔姬

公羊曰隱其亡國而郕之趙氏說同郕伯姬

齊人伐山戎

公穀皆云此齊侯也貶而稱人按例無有諸侯自伐改為人者趙子曰三傳不知謬文之義妄穿鑿耳啖子曰葢齊侯謬文耳說見明年

莊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趙子曰據齊未霸之時尚不曾朝魯今既為霸主豈有

自獻戎捷乎必無此理但文誤爾二傳皆言齊侯親伐山戎春秋唯有去年齊人伐山戎又僖九年葵丘之會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皆論齊侯親行之事表裏相證足知是齊侯自行也僖十年雖有齊侯許男伐北戎不稱山戎即非山戎也且在宰孔言伐山戎之後則不關山戎之事不足為疑則知去年伐山戎當書齊侯今獻捷當書齊人交互致誤爾穀梁曰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趙子曰齊

桓分戎菽與諸侯不近人情又提者畢得耳安知是菽乎

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公羊三傳各有説一云譏臨民之所漱浣一云譏遠也一云譏臨國啖子曰一歳三築臺假如皆得其所豈無妨於人乎何用三譏其處也

穀梁曰虞山林藪澤之利啖子曰築臺不應虞山林藪澤之利此傳當施於築囿下又曰倚齊桓公外無諸侯

之變故築臺此說無益於為教

莊三十有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趙子曰按荆伐鄭經今五年豈有許時方報之乎又曰宋公請先見于齊若以先見則位在上也假令鄭先見亦得在上耶穀梁解梁丘去國之遠按梁丘即所遇之地耳又何解乎

公子牙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按書公子常例也叔肹書弟

自特書爾不得引以爲義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曰此奔也其曰如諱之也啖子曰若實奔而書曰如乃是掩其惡豈其然乎

春秋集傳辨疑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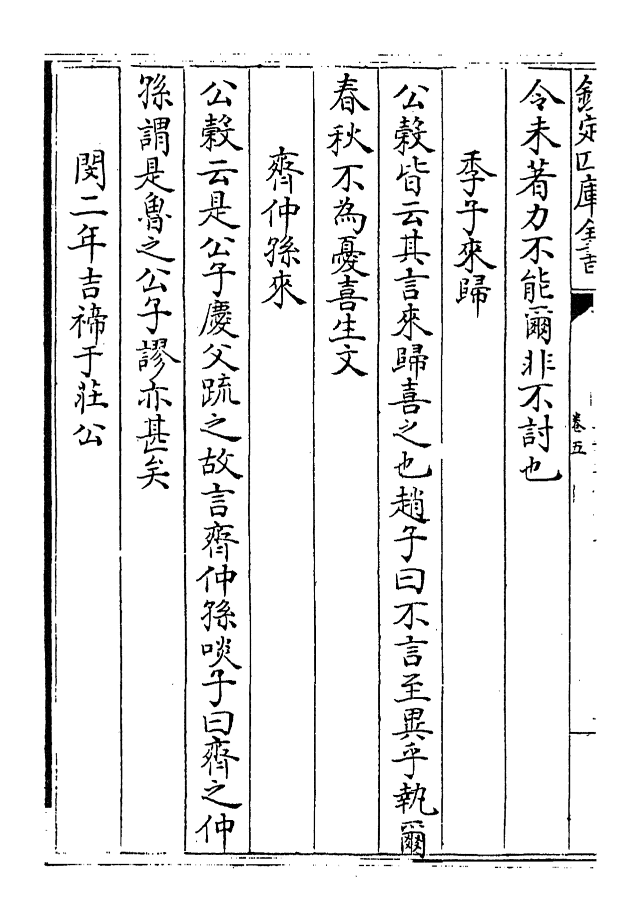
春秋集傳辨疑卷五

唐　陸淳　撰

閔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曰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獄有所歸謂罪歸鄧扈樂也

趙子曰按臣弒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季子初至威



令未著力不能爾非不討也

季子來歸

公穀皆云其言來歸喜之也趙子曰不言至異乎執爾

春秋不為憂喜生文

齊仲孫來

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啖子曰齊之仲

孫謂是魯之公子謬亦甚矣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

公羊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言在喪不忍稱莊宮也趙子曰必若不合于宮廟行禘而今行之即當明書宮廟以示譏不應隱避也又云譏始不三年也若然則當有初字故知但譏此時未當吉爾非便為常也

公薨

穀梁曰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按不書葬者自為賊未討而葬爾不以討母葬子有何義乎

公子慶父出奔莒

穀梁曰其曰出絶之也按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别為義

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無所致命也趙子曰既與魯盟即是致命若不致命如何盟乎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曰邢已亡矣蓋狄滅之趙子曰按邢實未亡何得

云亡又曰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趙子曰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葢不逹狄兵未至邢自潰之理妄為此說又曰君則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趙子曰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何用曲為異說邢實未亡又何封乎又曰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趙子曰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如衛人立晉天王狩于河陽之類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又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趙子曰此通

論救義不獨指於桓公故移於例首發之穀梁以齊師為齊侯說同公羊

邢遷于夷儀

穀梁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趙子曰遷者直移爾不煩妄釋又曰其地邢復見也趙子曰此自遷不同宋人遷宿之類自然須書地不煩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穀皆云與前救邢一事也重書之以美齊侯之功按

三國先救邢邢遷後迺城之各一事據實書爾何用曲為義乎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夷者何齊地也按下文云齊人以歸則齊地可知也穀梁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言書地以明被殺趙子曰此說非也假如夫人歸寧在路遇疾而薨豈得不書地乎且君薨者皆記其寢被殺即不言地隱公是也桓公在齊被殺而亦書地故知在外薨不論有故無故皆當書

地理甚昭然又曰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言生將夫人歸于夷殺之啖子曰但言薨則知喪歸省文爾何用曲為義乎豈有以夫人歸而稱以喪歸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三傳皆云挐非卿以魯獲故書之按例凡不命之卿事接於魯及執殺奔放皆書莒慶鄭宛之類是也何乃於獲別生義乎穀梁又云季友搏殺莒挐啖子曰季友賢

哲之士寧為匹夫之事乎傳誣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曰曷為不於弒為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以喪至也趙子曰文姜何不於死及塟貶之乎

穀梁曰不言姜為齊桓諱殺同姓也趙子曰文姜不言姜亦是為齊諱乎

僖二年城楚丘

左氏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趙子曰

據城緣陵言諸侯此不言諸侯魯自城爾若諸侯共城之如此為文魯自城之又何如分別乎且城小穀又是其證也

公羊曰狄滅之不言滅為桓公諱也趙子曰按經文但言入無滅文又云桓公城衛而封之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趙子曰按經文魯自為衛築城爾如何謂之齊桓封乎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氏曰先書虞賄故也趙子曰按傳上文云虞請伐虢是明虞為兵主導引而先故先書爾縱受賄若不先師亦不先書也

公羊曰先書虞使虞首惡也趙子曰滅夏陽之謀乃晉為始不應以虞為首惡也又云不繫夏陽於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趙子曰予謂君存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

穀梁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趙子曰經見云虞師何得謂無師乎又云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趙子曰夫子原情定罪故得變例書滅爾豈有為其地勢險要而生文乎

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公穀皆云江人黄人遠國之辭也遠國皆至諸侯皆來可知啖子曰春秋會盟之例皆據實書之亦無舉遠以包近之例

冬十月不雨

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趙子曰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且不指事而言何以知其勤閔之意乎他公豈無經時不雨乎為不告廟爾

僖三年夏四月不雨

穀梁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趙子曰猶未大雩安知其閔也又諸公豈無憂旱之心乎

六月雨

公羊云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按此釋迂僻之甚

穀梁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趙子曰書六月雨者明旱不終夏不為災爾事理宜然無煩妄解

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左氏曰謀伐楚也趙子曰據明年伐楚江黄不與則知

此說非也

公羊曰此大會非也意同貫之盟唉予論已見上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穀梁曰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趙子曰霸主當以討罪正邪為心豈以易侵而遂侵乎又凡春秋書侵伐皆罪之也不可妄加褒飾

遂伐楚次于陘

公羊云侯屈完也啖子曰初次之時安知屈完來乎趙子曰齊桓伐楚而討不貢則是尊王室也曷無異辭哉怒蔡興師飾情伐楚譏其非誠也故書曰遂或難曰若此師非誠心則論語云齊桓正而不譎何也答曰夫子蓋别因事而論豈是指此事也哉但當據經例以釋春秋不得别引他據且齊桓首戴之會會王世子而不名王穀梁傳以為變之正斯豈為正歟

許男新臣卒

左氏穀梁皆云卒於師趙子曰許國與楚近葢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於師爾若實卒於師而不言師則在師遇疾而歸國乃卒如何為文乎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曰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趙子曰若不重言盟于召陵則無以知退軍乃似盟于陘也若唯言來盟于召陵則莫知與誰盟又無以示退軍之禮據事不得不爾言喜服楚何其小哉

公穀又云其言來何與桓為主內桓師也趙子曰其言來者自為魯侯在師爾若魯侯不在豈有言來之理乎

齊人執陳轅濤塗

公羊曰濤塗說桓公令師濵海而歸師陷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啖子曰若然則是軍自失路致陷非濤塗之罪故左氏說是又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趙子曰聖人立教豈使人盡為周公之

行然後免罪乎

穀梁云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按執大夫例稱人何用別生義乎

公至自伐楚

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畔盟也按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曰其言來朝其子何内辭也按此文直書以示譏

爾有何内辭乎

公孫兹如牟

左氏曰娶焉趙子曰大夫越境而娶非禮也經文不應無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穀梁云及以會尊之也按齊侯非會主故言及齊侯也

晉人執虞公

公羊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趙子曰以不絶其祀故不書滅爾若云以滅為善辭則何者為不善乎

穀梁曰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按例執諸侯未有言其處者何用别為義又曰其稱公何也其下執之之辭晉命行乎虞民矣按以虞公曽為三公故謂之公無他義

僖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云云趙子曰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以解圍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為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稱師伐許乎又云微子啓如是亦可疑

僖八年鄭伯乞盟

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啖子曰乞者卑重之辭爾言汋與之迂僻甚矣假如乞師又如

何洵之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曰致哀姜焉按元年哀姜稱夫人以薨明用夫人喪禮已久矣何乃八年始致之乎

公羊曰譏以妾為妻也葢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趙子曰按若娶于齊則不當媵先至若娶於他國而公親往未還則無人受脅而立齊媵

穀梁義以為立成風趙子曰按僖公若致其母即當言

夫人風氏不當但云夫人但云夫人者時君之妻爾且聲姜更無書至處故知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觀故變文譏之耳

冬十二月天王崩

趙子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位定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已位定何得直至八年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則左氏此説皆不足憑也

僖九年宋公禦說卒

左氏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啖子曰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故知非也又伯子男在喪亦當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按不書葬者魯不會爾為襄公諱有何義乎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子曰按此會唯有六國至十三年會于鹹有七國十五年盟于牡丘亦七國並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穀梁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趙子曰按經無異文安知不歃乎傳次以日月為例故穿鑿爾傳曰桓盟不日此其日者美其陳牲也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羊云稱其君之子未踰年君之號啖子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何不云其君之子故知穀梁云國人不子之義是也

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

公羊云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踊猶渾也齊人語辭按此傳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十三年會于鹹諸侯也

左氏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按此傳不知有前目後凡之義故妄為此説

公羊曰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葢徐莒脅之按杞自懼楚而遷何關徐莒事乎又明年楚自伐徐益知其謬也

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桓德衰矣按此稱諸侯即上會於鹹之國爾不列序者前目後凡之例爾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曰季姬鄫子之夫人公怒鄫子不朝季姬使之朝

啖子曰按稱季姬明魯未嫁女也若是鄫夫人不當言與鄫子遇又明年歸于鄫明此時鄫子請娶之公穀說是也若言魯之處女不當與諸侯會則文姜哀姜淫泆至甚文姜與殺桓公哀姜與殺閔公文姜弑公猶頻與齊會則淫風久行積漸成俗季姬少見文姜之行遂致於此又何怪乎公羊曰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之來内辭也按此直書以見其惡有何内辭乎

沙鹿崩

公羊曰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趙子曰凡山崩不繫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鷁也公羊不達此理遂妄釋爾

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鹿謂山足也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鹿在平地不合崩故志之趙子曰沙鹿山名杜元凱云在元城縣是也若是山足當云陷何得言崩又云無崩道而崩故志之然則山有崩道梁山崩何志之穀梁蓋見梁山云山此不言山又帶鹿字所以疑爾詳經意梁山若不言

山但云梁崩則不知是何梁沙鹿是山名不足疑故不言山從省文也

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穀並云晦冥也趙子曰晦者晦朔之晦爾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穀梁成十六年甲午晦傳云事遇晦書晦何得於此獨名晦冥乎或曰彼為陳不違晦故書以

示譏答曰春秋舉大訓但譏其戰爭此非兵法不縁其不解兵而譏之也

公羊又云夷伯季氏之孚徽者稱夷伯大之也天戒之故大之大謂字而不名予按褒貶當以義類豈有為天所罰翻乃稱字反於理甚矣但以大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爾原仲亦是也則公穀之說並非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穀梁曰夷狄相敗志也按有赴告則書無他義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按左氏晉侯以戎馬還濘而止師實不敗也

穀梁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按此傳都不見事理但對華元故妄為此說爾

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曰是月何以不日晦日也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

晦啖子曰凡異例不書日隕石書日者特記元正有變爾六鷁則是同月也若更不言是月則似同日然此傳不達其意遂妄為此說且前後書晦多矣曷言不書晦乎

穀梁曰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按此傳不達前意又以日月為例故云爾又曰民所聚曰都都者直謂國城爾不獨以民聚為義

公子季友卒

穀梁曰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疎之也按若依此說有未

命為大夫不命大夫者則如何書之乎

春秋集傳辨疑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辨疑 卷六至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蔣鳳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辨疑卷六

唐　陸淳　撰

僖十七年夏滅項

公穀皆云齊滅之為齊桓諱也啖子曰按其文義乃是魯諱豈可為齊諱而魯自取惡乎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何得為之諱乎為齊桓而稱魯君非臣禮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公羊曰戰不言伐此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啖子曰此戰與伐各是一事故不得舉重也又伐時曹衛邾三國同之戰則唯宋獨戰事須先書伐也又云曷為不使齊主之據例皆以主及客與襄公之征齊也啖子曰按左氏傳乃是齊師伐宋師故以宋為主也此傳不知事迹故穿鑿爾

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啖子說同公

羊

邢人狄人伐衛

穀梁曰狄其稱人何善累而後進之按狄加人字以成文辭爾不可云邢人狄伐衛故也有何善乎

僖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氏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趙子曰若

然則宋為首惡邾雖諸侯不當受其無道之命然勢卑力屈罪猶輕於宋經文當兩譏之云宋人使邾人不當獨罪邾也且宋襄以仁義為已任故不重傷不禽二毛豈肯殺諸侯以祭淫祀乎左氏見上文盟于曹南又續云鄫子會盟于邾以為宋公本名鄫子鄫子來晚故宋公回至邾鄫子乃到所以怒之曾不知曹南之盟自是大夫盟爾若宋公自曹還宋何得路出于邾殊為乖謬也左氏叙子魚諫云今君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且三月

執滕子六月乃用鄫子而云一會其謬可知也凡左氏謬釋經文必廣加文辭如君氏卒之比欲以證實其事令後不疑他皆若此學者宜深詳此弊左氏又云用之於次睢之社以睢水在宋附會而為此說據鄫子會盟于邾何得至宋哉公穀皆云用之者叩其鼻以血社也趙子曰詳觀經文上言會盟下言用之緣盟用之同於牲也二傳云社釁之爾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左氏穀梁並作宋公誤也據曹伯不與盟故知公羊是

也宋襄爾時自為霸主若自來曹地則曹伯邾人何敢身不至而令大夫盟乎左氏既云用鄫子是宋公之命故書宋公符其言爾

衛人伐邢

左氏曰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啖子曰邢之無道未應如紂衛侯之賢不可比於武王皆飾妄之辭也

故不取

梁亡

穀梁曰梁亡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趙子曰經中不可書云湎於酒色而亡何用此說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南門者法門也按南門者城之南門爾何用法門之說也

郜子來朝

公羊曰失地之君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

西宫災

穀梁曰閔宫也按經文謂之西宫直是僖公之西宫爾何關閔公乎

齊人狄人盟于邢

穀梁曰邢小其為主何為主乎救齊啖子曰邢雖小國何妨為地主妄云救齊無所據也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左氏曰公欲焚巫尫臧文仲諫云云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唉子曰按經書大旱明為災也安有年饑而人不害乎此蓋史官美公從諫故有此言不知於理不通也但取其諫詞而略其是歲也饑而不害一句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解經不言楚子執之則謂不與其能執趙子曰不獨言楚子執者以病諸侯不宗中國爾不與夷狄有何

義乎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曰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啖子曰上言伐宋此言獻捷必知宋捷從省文爾為襄公諱有何義乎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穀梁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

按釋他諸侯公不與會故不得書爾非謂外釋不志也

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公羊美宋襄之守信云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啖子曰文王以仁義行師不應似宋襄徒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也

穀梁云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此人者責之也啖子曰王師敗績于貿戎豈非尊敗于卑乎又稱人者亦常例爾皆不可別為義説

穀梁又數襄公之罪云伐齊之喪按納孝公是也亦不可舉為罪故畧之

僖二十三年宋公兹父卒

公穀見不書葬皆為義說按例凡諸侯葬與不葬從魯會與不會爾無他義

杞子卒

左氏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趙子曰蠻夷之君雖大曰子降而稱子亦似有理薛乃稱伯杞亦多稱伯有何理哉左氏不達國小降名之意誤為此說舊說皆云赴告之禮同夷狄故貶之且升降名位當由王者若魯

史專自貶降爵位乃春秋自為亂也且春秋若實專以削黜為義則諸侯惡事非一何不黜其名位哉又已後杞或稱伯即云捨夷禮或稱子即云復用夷禮彼二王之後常與大國盟豈是兒童屢捨屢用哉益知是霸主升降之爾左氏解稱子義皆放此名位例論之備矣

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曰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按經文直書其事以明非禮爾兄弟有何義乎

宋殺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啖子曰三世無大夫迂僻之甚

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啖子曰夫子因魯史而垂訓宋大夫祖位同者書姓名有何妨乎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穀梁曰蓋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自納之何關陳事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趙子曰凡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傳不達此例遂穿鑿爾

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公羊云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穀梁曰大之也弗及內辭也趙子曰直書之以譏內之無戎備爾何用曲為義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曰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趙子曰若臧文仲

實往經文不當不書又云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趙子曰當時非勤王之行云責其不臣亦非也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啖子曰凡褒貶各於其事豈有終篇貶乎故穀梁義是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羊曰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趙子曰聖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穀梁曰再稱晉侯惡也趙子曰凡書侵伐皆罪之何得再方為惡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羊曰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内辭也按經文直書其事以見意爾何内辭乎

穀梁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按此依事實次第書之不得別為義說又以刺公子偃考之例又不成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公羊曰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啖子曰宋非侯伯又非盟主何得聽訟乎此傳不見事迹臆說爾又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臆說爾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按未命之卿例書人有何貶乎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公羊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啖子曰若是本名盟之國諸侯既盟則雖後至亦當盟既不盟明非本名也左氏傳釋云云桓文之伯不書錫命或曰以不告故不書爾答

曰按錫命為侯伯事之大者無不告之理且公在會不容不知所以不書蓋有微旨也

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趙子曰言王所則明非京師矣何用更言天子在是乎

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趙子曰稱王所即王所在爾無他義左氏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趙子曰若不然則經文何得先言盟而後言朝乎豈有未朝

王而盟于王庭乎據經文諸侯既盟之後王乃至方行朝禮義甚昭然

天王狩于河陽

左氏曰言非其地也趙子曰王者無外豈有畿外則非其地乎此但記所至之處不可别為義也又云且明德也按晉召王而朝之愈乎不朝爾夫子不以為罪以功補過此乃功勤之中未及於禮而謂之為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為德則率諸侯朝于京師者謂之何哉故以德

為目不施於霸者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其日何錄乎内也趙子曰穀梁說闕月是也若言内書日何不書月乎

穀梁曰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趙子曰按天子廵狩諸侯會朝于方岳之下何得云朝于外即為非禮哉且物情人理豈有天子出廵而諸侯不朝乎穀梁又說不書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故日

不繫月猶諸侯不宗天子趙子曰此傳說闕月之義則當矣言為文公則穿鑿也故裁其上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公羊云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趙子曰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不煩妄釋又云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趙子曰據理反是為衛侯諱是掩惡也何名為叔武諱

且凡褒賢之義但稱字爾不聞諱殺也又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按例執諸侯皆稱人不要别生義

穀梁曰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此傳不知與元咺訟之事故穿鑿爾又曰歸之于京師緩辭也不早歸京師也趙子難之義同公羊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公羊曰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

武爭也按例凡大夫還悉書所自無他義

曹伯襄復歸于曹

穀梁曰天子免之按晉以曹伯畀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羊曰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啖子曰經不言狄恐非本夷狄也又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按公實不在何所朝乎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云卿不書罪之也趙子曰據例稱人者皆非外大夫之惡也公自為之爾

冬介葛盧來

趙氏曰啖云不於廟受故不言朝此說是也或曰公羊此年傳云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此義移用於此豈不可乎答曰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若以為能行朝禮即儀父不應却貶稱人故知用夷禮爾但為廟受故書朝葛盧或但為事而來本非來朝所以不廟受

故直書來爾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公羊曰大夫無遂事趙子曰此亦受君命而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啖子曰接僖公末失政此說非也

穀梁曰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趙子曰京師迴便如晉故言遂爾不敢叛京師有何理乎或曰書遂者譏奉王不專使也據先王室後盟主未為失禮亦非

識也凡遂者繼事辭爾皆以實書其襃貶即覩其上下之文乃辨之爾此言遂如晉直書也遂及齊侯宋公盟襃也遂逆王后于紀貶也不可直以遂字為義例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氏曰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云云趙子曰實然即往於例不合不書且二十八年執曹伯不應經四年方分其地公羊云晉侯執曹伯此經無執文故知二傳皆妄說也若實晉人使然亦當別為文不應依常取

例書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公羊曰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啖子曰成王思周公之德故令魯有郊禘何得云非禮傳妄矣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曰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按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爾兄弟之辭有何義乎

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公羊曰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啖子曰若反貶之稱人乃是隱其惡也如何懲勸乎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穀梁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趙子曰未可殺而殺謂定元年殺菽者此說非也定元年草不死唯菽死故紀其災也且今百草未死豆苗先枯即

知豆易凋不得云舉重也此則百草俱不死冬溫故也

乃書事實何舉輕之有乎

春秋集傳辨疑卷六

春秋集傳辨疑卷七

唐 陸淳 撰

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穀梁曰重天子之禮也趙子曰夫子意在辨是非豈惟重之而已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氏曰緩也按此正合五月之禮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趙子曰按秦漢已後郡縣天下天子益尊不比三代猶就郡加守相秩何得無錫命乎葢不知譏其賞無功而遂妄為義爾

公孫敖如齊

左氏云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趙子曰此據春秋時言之非禮經本意故去其禮也二字

文二年作僖公主

左氏云烝嘗禘于廟趙子曰禘本合於周公廟用之說在閔二年魯僭用於莊公左氏不達其意遂誤以為常祭爾意者見前後經文唯有烝嘗禘三名以為祭名盡於此殊不知春秋所記祭祀唯記其失禮者於礿祠無失禮所以不記左氏不尋此意遂云烝嘗禘于廟撰禮篇者亦因之先儒遂說云諸侯三祭不知其本故也四時通用但以禮物多少為差品爾安得卑者即闕廢之乎明堂及王制並末流之儒述春秋之文不足據也說

已具閔二年漢末諸儒尤迷其旨不得本源互相乖背皆不可為準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公羊曰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趙子曰按此乃是深責晉之無禮非為公諱也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左氏曰書士縠堪其事也啖子曰既命之卿例皆書名不論堪與不堪若言士縠是未命特書者則此會不聞

有美何足異乎若不堪其事自當罪爾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云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趙子曰夫子因舊史之書不雨告廟者則每時書之不告廟者則通言之志其不敬以示義爾義已見僖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氏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啖子曰按宋當祖湯鄭是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知此傳謬也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曰弔如同盟禮也趙子曰按天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而曰禮也豈春秋之意乎

穀梁云叔服也啖子曰叔服若是王子則會葬之時何不書王子乎

秋雨螽于宋

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趙子曰假如有一物著於上見於下豈得云雨哉螽自空而下下又多有似於

雨爾歷代有雨血雨毛雨土皆是也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云卿不行非禮也至于敬主之謂也趙子曰按公自逆常事不書以成禮於齊所以變文云逆婦以譏之傳不達此意遂妄為說假令以微者逆之即當但云夏逆女于齊不當稱婦也

公羊云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于大夫者略之也啖子曰傳無事迹焉知娶于大夫書逆女

有何妨乎故知稱婦者但譏禮成於彼爾

穀梁曰稱婦有姑之辭也趙子曰此義自施於書至之例不施於書逆之時也

穀梁又云其不言氏貶之也啖子曰凡夫人加氏字便於言爾今既曰婦姜故不要言氏無他義也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公穀皆云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趙子曰據言含且賵據禮含賵遂止一人公穀反云譏一人兼行二禮

殊乖禮意也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爾若每事須一人則罄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

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云且娶焉趙子曰若實如此則非禮經文當書之經既不書此說謬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啖子曰公穀俱言不告月為是非也按經文上言不告月明當告也下云猶朝于廟言當止也又以告月為名

明月朔皆當告也

文七年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氏云寘文公子焉非禮也趙子曰若實如此則經文當書以示譏經既不書何憑為實且書取皆譏也

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云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趙子曰若以殺大夫衆而不書名則晉殺三郤鄭盜殺大夫何乃悉書乎故知妄也

公羊云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啖子曰以三世内娶便云三世無大夫不近人理

穀梁云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趙子曰若實殺有罪何不書死者之名乎故知與常例不同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氏云晉人背先蔑而立靈公云云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啖子曰此傳說敗秦師並謬也按經書戰明二師相抗敵矣傳云潛師夜起與經乖矣又上言背先蔑立

靈公明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將下軍則是在晉也何其自相背經言先蔑奔秦不言出明在外矣言背可也言將下軍非也葢先蔑時為下軍將而身在秦故致誤之也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曰公後至故不書其國避不敏也（敏審也）趙子曰按雖後至豈有不知其列會銓次乎殊失褒貶之意矣不書諸侯者意在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耻爾公羊云失

序也穀梁云略之也並鹵莽不足取

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効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啖子曰但謂能守官故以官書爾葢舊説言此二人不失節故致誤節謂節義非符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為女色也又按華孫來盟稱官亦謂能守官爾傳言其官皆從亦因舊説言其不失官遂致誤也

公羊曰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以官舉也曷為皆以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按此見以官稱是有大夫曷云無乎

穀梁云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按有君稱官復何妨乎又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按其文曰來奔則出彼國之理昭矣聖人豈為其接魯遂不言出乎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云何以不稱使三年然後稱王按前後例踰年即

成君言三年非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云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趙子曰反而告廟是得禮

也何謂病公乎

冬楚子使椒來聘

公羊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

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按

例凡未命之卿來魯皆書名無他義又文公已前不書楚大夫者好命未通爾有何許之乎

穀梁云楚無大夫其曰椒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趙子曰聖人設教豈以來我則褒之蓋不知內外異辭之理故妄說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左氏云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之以無忘舊好趙子曰春秋之作以為經國大訓故一字

之義勸戒存焉若但以無忘舊好則書恐非聖人之意也

公羊云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啖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若實褪兩人史家宜將子居母上爭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穀梁云一人而曰敗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趙子曰若如穀梁說則當云敗長狄于鹹今既直云狄則舉狄

軍總敗爾且其師見獲師自然敗何勞妄為義說若以不言帥師為義此例又甚多又云然則何為不言獲曰古者不重傷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啖子曰不言獲賤夷狄之師爾無他義也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氏云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邑名)國人不狥(順也)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二邑名也)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來奔(釋所以稱郕伯)不書地尊諸侯也(尊諸侯故)

不可以竊邑之罪加之也趙子曰按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一何乖謬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於都未嗣位乎且春秋正王綱之大節乃云為魯公以諸侯逆之之故即書曰郕伯乃春秋紊王綱也一何厚誣哉

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趙子曰失地之君例書名若以兄弟之國不書曹衛何以書乎曹伯陽衛

侯衎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曰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婚公許之不絶婚立其娣以為夫人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左氏經無子字啖子曰此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爾義見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注

公穀云稱子者公之母姊妹按經文稱子明是時君之子也乃云姊妹有何理哉

秋秦伯使術來聘

公羊曰遂者何公羊以術為遂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按例外大夫來魯未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已前秦未嘗使大夫來故不書爾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穀梁云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亟數也言戰多不分其主客故不悉記也趙子曰據經定書日月又書地則是一戰爾何得

云數哉蓋不曉交為主之意妄為此說爾

文十三年太室屋壞

公羊云魯祭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趙子曰魯宗廟牲色所尚當依周制不應有此數種之異此儒者妄說也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云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趙子曰若實用諸侯師經不合不書故知妄也

公羊云不克納者大其不克納也大謂美之趙子曰此乃譏其不量事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大之哉

又云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實與而文不與趙子曰縱令諸侯豈得專廢置他國君乎何但大夫此乃譏辭又非實與而文不與也

穀梁曰卻克稱人微之也趙子曰按例宣公已後侵伐多書卿名文公已前皆稱人不應此獨以人為貶

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云子叔姬配齊昭公生舍云云按此傳以此經後齊人所執子叔姬為舍母又云單伯是周大夫故云爾啖子云春秋體例他國自囚國内之人舍母自是齊家人未有言執者則所執子叔姬為舍母非也又單伯明年書至自齊則是魯大夫益明矣若周大夫豈有於魯書至哉則左傳所説謬妄甚矣然則舍母蓋魯之媵女别一叔姬爾左氏為附會後事故加子字此説無經文今故除之以祛疑惑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趙子曰假如非已立之得不為君乎

文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云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趙子曰按左氏本以子叔姬為齊公子舍之母以單伯為周大夫為被執故令季孫如晉請之事都謬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穀梁云無君之辭啖子曰按宋見有君不得稱無也先

儒曰雖有君若無也趙子曰春秋時無德之君極多何得唯此一君獨無哉又云以君無德故司馬憂懼自來魯求援趙子曰為臣之禮君雖無道豈容不稟其命專自行乎若信以此為美是以無君之道訓臣也

夏曹伯來朝

左氏曰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趙子曰按周禮諸侯猶各以服數朝天子若五年諸侯再相朝即須四面而往無停歇時矣以理推之諸侯除州伯之外當無相

朝之限有事乃行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趙子曰左氏云爲孟氏且國故公羊云脅我而歸之並未得褒貶正理故不取

六月單伯至自齊

穀梁云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天子之命大夫也啖子曰凡名單書則可分別字則不可分別故兼氏書之此傳但知天子大夫不合書名且不違兼書氏

之義故略之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公羊云入不言伐此言伐何至之日也言兵至便入趙子曰若如此則當書云戊申郤缺帥師伐蔡入之據莊公二十八年云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以此知之此既隔伐而言入則非是便入也且伐與入皆足以罪晉何用重疊書之乎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趙子曰左氏說晉受齊賂而還無能為故也據二百四

十二年中盟會豈盡能有成何獨貶此葢公當往會而不及則不序諸侯所以為公諱之亦諱也如彼自盟會公不合往者則從告而序列之也左氏又云於是有齊難故公不會按此乃當往會以救難何得不會乎又云凡諸侯會公不與即不書按諸侯與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則知左氏之說並非也

十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公羊云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

其實我動焉爾啖子曰因其侵伐我遂入曹故得詳其事非為其動我也

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氏公羊並云疾也趙子曰若誠有疾則夫子不當譏之春秋十二公除文之外餘未嘗書不視朔者豈皆無病足知病而不視朔常事不書也又據文公諸侯盟會三度不及又不視朔又不會齊以此推之知公性寛賒而怠於國務非疾也故從穀梁

冬十有一月宋人殺其君杵臼

左氏說被殺之由云夫人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云云趙子曰傳例自云君無道也凡無道之人例皆强暴為人所畏祖母有何威權而能坐殺之乎若潛謀搆禍猶或可疑今乃云公知之載寶以行盡賜左右而端然待死推之人理未之有也故悉不取但依經例言其無道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云卿不書失其所也啖子曰按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傳見雜記言是晉荀林父之徒云云遂妄為此說若命卿失所即貶稱人不命者貶又如何書之

夏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趙義同十五年盟于扈

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云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傳釋使二人行意也趙子曰一卿將

命可兼諸事豈有每事一卿乎子論此義已見九年歸
含且賵傳必若禮合各行夫子必異其文以示義今連
言故知必譏也

冬十月子卒

趙子曰據彭生命卿彭生惠伯名也而不書卒必當有義或曰
安知不為内諱乎荅曰春秋之諱皆微文見意不容都
隱之也設令防世卿相黨之患不敢斥言則亦當變文
示義如弒君不地之類不應都隱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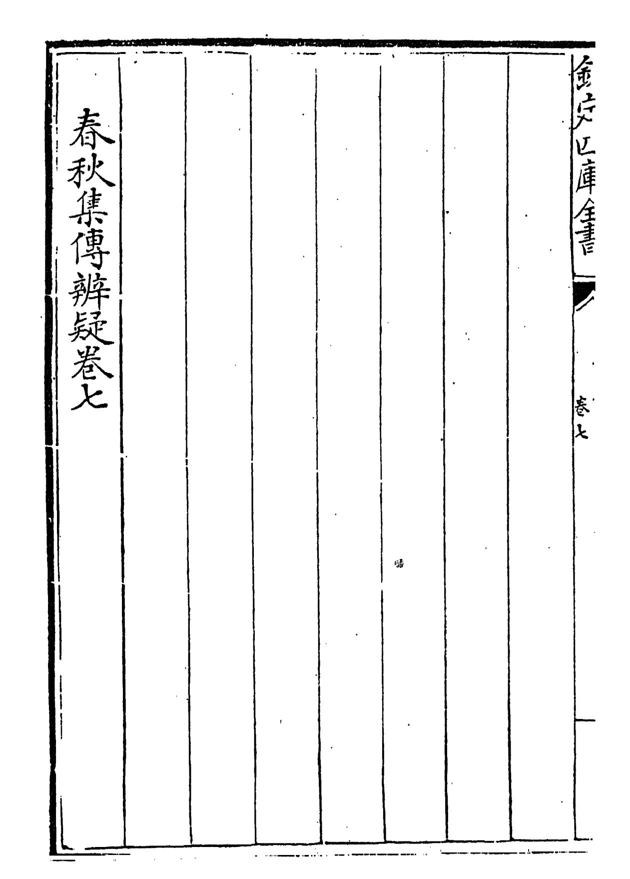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曰出曰歸于某趙子曰按夫人公薨之後以子見殺自歸父母之家非被出也若有罪見黜則當云出歸于某不得但言歸也

穀梁云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言共望其趙子曰若此説則嗣君非姪娣所生者則可以不祿也事嫡母乎傷教違理甚矣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云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啖子曰按春秋弑君例惡甚者不書賊臣之名懲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猶恐害教傷化但恐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為不道子可致逆聖人訓典固當不然故不取又言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公以文子比舜擬人非倫固不可取又言舜舉十六相亦不與尚書同故畧之



春秋集傳辨疑卷七